



硯譜

硯譜

翰林學士蘇易簡集

一之叙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一之叙事

易簡集

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  
鴻氏之研又太公金匱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  
黑邪心絕言得無汗白是知硯其來尚矣  
釋名云硯者研也可研墨廼和濡也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也及頰路所請者輒亦存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青鐵研以鐵于闐國所貝鑄為硯也

又吳都有硯石山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物有純銀參帶臺研一枚純銀參帶圓研大小各四枚

東宮故事云晉皇太子初拜有漆硯一枚牙子自副開元文字云硯者墨之器也

又皇太子納妃有漆書硯一

劉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記云興平縣蔡子池石穴深二百許丈石青色堪為硯

說文云石滑謂之硯字從石見

魏甄后少喜筆常用諸兄筆硯其兄戲之曰汝欲作女博士耶后曰古之賢女未有不覽前史以規成敗乎

端州匠識石理得一窟自然有圓石上有紫色珠之為硯可直千金故謂之子石硯篇初在王士里外亦識之

西京雜記云天子王几冬加綈錦其上謂之綈  
几以象牙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綬  
紋以酒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其不  
冰昔有人於晉靈公塚塚甚魁壯四角皆以  
石為覆大捧燭石人四十餘人皆立侍尸猶不  
壞九室之室有金玉獲蟾蜍一枚大如拳腹  
容五合水潤如新玉取為盛書滴器亦出西京雜記  
張彭相少與漢宣帝微時同硯席帝即位以舊  
恩封陽都侯出常奉乘曹爽與魏明帝亦然

李陽冰去夫硯其用則貯水畢則乳之若久  
不乾墨乃不發墨既不發書乃多漬水在頭  
宜取新水密護塵埃忌用前者之水也

表錄  
硯見筆譜中

梁武  
純儉令唐進鑄成盤龍火爐翔鳳  
硯蓋詔禁刻硯身

一之造

權常論硯言青州石末為第一絳州者次  
端溪石硯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

其石為硯至妙蓋墨而至潔其溪水中出一草  
芊芊可愛匠琢訖乃用其草裹之故自領表

中夏而無損也噫亦非天使之然耶或云水中

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絹

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世謂之

鴨鵝眼或脉理黃者謂之金線文尤價倍於常

者也其山號曰谷河山即硯碁之所也昔人採

石為硯必中牢祭之不尔則雷電勃興矢石所

在其次有將軍山其硯已不及溪中及斧柯者

今歙州之山有石俗謂之龍尾石匠製之亦亞  
於端若得其石則巧匠就而琢之貯水之處圓  
轉如渦旋可愛矣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為硯甚工

而貯水數日不添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

陶人澄泥以絺漚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

衆瓦有異焉即今大名相州等處土人有作古

瓦之狀硯以市於人者甚衆

繁欽硯贊云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方如地象圓

似天光班采散色漚深毫芒點黛文字耀明典  
章施而不得吐惠無疆浸漬甘露受流方蓋  
今製之今薄者常觀之見令一夫捧持匠方琢  
之或內於稻穀中出於半而理之其鑿如鹿針  
許製畢有如表紙厚薄者或有全良石之材工  
其內而質其外者或規如馬蹄銳如蓮葉上圓  
下方如圭如璧者圓如盤而中隆起水環之者  
謂之辟雍硯亦謂之分題硯畧半微坳謂之卽  
官樣者連水滴器於其首而為之者冗其旁以

導水焉閉其上穴則下穴取水流注於硯中或  
居常則略無沾覆繫之銘見之矣

又繁欽硯頌曰鈞三趾於夏鼎象辰宿之相扶  
今絕不見三足硯僕常遊盱眙泉水寺過一房  
見一老僧擁衲向暘模寫梵字前有一硯三足  
如鼎製作甚古僕前舉而訝之僧白眼默然不  
答僕因不復問其由是知繁頌足可徵矣  
傳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因知古  
亦有木硯

作澄泥硯法以口泥令入於水中按之貯於甕  
器內然後別以一甕貯清水以夾布囊盛其泥  
而攤之俟其至細去清水令其乾入黃口團和  
漉如麵作二摺如造茶者以物口之至堅以竹  
刀刻作硯之狀大小隨意陰乾然後以利刀手  
刻削如法曝過開空罅於地厚以稻糠并黃牛  
糞掩之而燒一伏時然入黑蠟貯米醋而蒸之  
五七度合津益墨亦足亞於石者

資暇云稠桑硯始因元和初其叔祖宰瓠之朱

陽邑諸阮溫清之際必訪山水以遊一日於澗  
側見一紫石憇息于上佳其色且欲紀其憇山  
之遊既常携鐫具隨至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  
文復無利缺乃曰不須不麩可琢為硯矣既就  
琢一硯而過但惜其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  
許至有小如拳者不可勝紀遂分從者翠救拳  
而出就縣第製琢有胥清巧請斷之遂請解肯  
藉於是採斷開席於大路厥利驟肥後具阮每  
經稠桑必相率致硯以報其本焉稠桑石硯自

此始也

三之雜說

古人有學書於人者數年自以其藝成遂告辭而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光者硯數十枚以人方知其師夙之所用者也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西域無紙筆但有墨彼人以墨磨之其濃以瓦

合或竹節即其硯也彼國人以指夾貝葉或藤皮掌藏墨研以竹筆書其字橫讀成文蓋順葉之長短也常見梵僧涕脣緩頰歷眸之間數行俱下即不知其義也藍田王順山悟真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群鳥自空中啣水添硯水竭畢至曾聞彼山僧傳云亦見於白傳百餘韻詩

常有蟻為精為王者遊獵於儒士之室儒士見之甚微且顯乃於几案之上硯中施罾緇復魴鯉甚多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几



案之硯忽作數十聲真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坐  
曰硯中作聲有聲價之象期後果入台輔斯吉  
兆也明矣今直閣范舍人杲言頃自大著直館  
於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間范公几案之上所  
用硯或作一十五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內喜  
迨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魏有芝生銅硯

孝靜帝

今觀歲貢方物中號州鍾馗石硯二十枚未知  
鍾馗得號之來由也

越州戒珠寺即義之宅有洗硯池至今水常黑  
色今金州廉使錢公言

僖宗朝鄭畋盧攜同為相不協議黃巢事忿爭  
於中書堂盧拂衣而起袂染於硯而投之

開元傳信記云玄宗所幸美人忽夢人邀去縱  
酒密會因言於上上曰必術人所為也汝若復  
往宜以物誌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半醉見石  
硯在前乃密印手又於曲房屏風上寤而具啓  
乃潛令文訪之於東明觀見其屏風手文尚在

所居道士已逝矣

梁元帝忠臣傳曰劉弘沛國人常寄居洛陽與  
晉武帝同硯書

筆陣圖以水硯為城池

異苑蔣道友於水側見一浮祖取為研製形象  
魚有道家符識及紙皆內魚研中常自隨二十  
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汨水過湘君廟為  
二妃所留今暫還可於水際見尋也道友詰旦  
至水側見鬻者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識

及紙方悟是所夢人弃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  
色氣直上入雲有人過湘君廟見以魚研在二  
妃側

宣室志云有蔣生者好道之士也逢一貧窶人  
自稱章金素自役使來怠墮頗甚蔣生頻撻楚  
之忽一旦語蔣生曰君几上石硯其可點之為  
金蔣生愈怒其誑誕時偶蔣生忽出迨歸章公  
已死矣然失几上之硯因窺藥鼎中有奇光試  
探得硯而一半已為紫磨金矣蔣因歎憤終身

也

近石晉之際閔右有李處士者放達之流也能  
畫馴狸復能補端硯至百碎者賣歸旬日即復  
舊焉如新琢成畧無瑕類世莫得其法也

崑人葉非煥子寅校定

硯譜終

紙譜

翰林學士蘇易簡集

一之叙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一之叙事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大事書於策小事簡牘而  
已而又古用札釋名云札者擲也如擲之比編  
之也亦策之類也漢興已有幡紙代簡而未通  
用至和帝時蔡倫字敬仲用樹皮及故布麻以

為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謂之蔡侯紙  
左伯字叔漢末益能為之故蕭子良答王僧虔  
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說文云紙者絮一苦字從糸氏聲蓋古人書於  
帛故裁其邊幅如絮之一苦也

真誥云一條有楊椽椽名曦書兩本一黃牋一  
碧牋魏肅誕云蔡邕非純素不妄下筆  
張芝善書寸紙不遺有絹必先書後練

桓玄詔平淮作桃花牋紙及縹綠青赤者蓋今

### 蜀牋之製也

真誥云三君多書荆州白牋紙歲月積久首尾  
零落或兼缺爛前人糊榻不能悉相連補

釋名曰紙者砥也謂平滑如砥石

幡紙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以代簡  
前漢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字從糸氏無氏  
下從巾以桓玄令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於恭  
今諸用簡者宜以黃紙代之

虞豫表云秘府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

乞四百枚付著作吏寫起居注

廣義將軍岷曰公以黃紙上表於慕容儁儁曰

吾名號未異於前何宜便不讓今以白紙稱疏

古有藤角紙范甯教云二紙不可作文書晉令

用藤角紙古謂紙為幡亦謂之幅蓋取繒帛之義也自隋唐已降乃謂之枚

魏武令曰自今諸祿屬侍中別駕常於月朝各

進得失給紙函各一

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側理紙萬番南越

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蓋南人以海言

為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名

東觀漢記曰和喜鄧后立時方國貢獻悉令禁

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李陽冰云紙常宜深藏篋笥勿令風日所侵若

久露埃塵則枯燥難用矣攻書者宜謹之

墨藪云紙取東陽魚郊虛柔滑淨者

三輔史錄曰帝誕奏蔡邕曰矜能書兼明斯喜

之法非得純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以三

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從丈之勢方寸之言  
晉書爲詔以青紙紫泥

貞觀中始用黃紙寫勅制

高宗上元二年詔曰詔勅施行既爲永式比用

白紙多有蟲蠹宜令今後尚書省頒下諸司諸

州縣並宜用黃紙

歐陽通紙必堅堅白滑方書之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極妙并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勅紙

各一百張

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

也

王右軍爲會稽謝公就乞牋筆庫內有九萬枚

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抱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買紙里故不得早涉藝

文常之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御史故事云按彈奏曰簡爲重黃紙爲輕今一

例白紙無其差降矣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彈王源表云源  
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矣

國史補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若越蜀之麻  
面眉骨金花長麻魚子十色戔雲陽州六合戔  
蒲州白薄重抄臨川滑薄

唐景涉書名如五孕靈母以綵戔為織題時人  
譏其奢縵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有不知五經之名而饗儒  
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

注簡而受駁議之勞

于寶表曰臣前聊欲撰記古今怪異非常之事  
會聚散逸使自一貫博訪知古者片紙殘行事  
事各異又乏紙筆或書故紙詔答不復渥賜紙二  
百枚

晉令諸作紙大紙一尺三分長一尺八分聽叅  
作廣一尺四寸小紙九寸五分長一尺四寸  
石虎詔曰先帝君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  
於銓用為允可依晉氏九班為准格

京邦記東宮臣上疏用白紙太子卷用青紙崔  
瓊與葛元甫書今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  
紙尔

徐邈與王琬書東宮目既黃紙奏表於天朝則  
宜白紙上疏於儲宮或說白紙稱素蓋謂無以  
鮓

山簡表臣父故侍中司徒濤奉先帝手筆青紙  
詔

二之造

將帚誕字也

宋張永自造紙墨

蜀人造十色版凡十幅為一榻每幅之尾必以  
竹夾夾和十色水逐榻以染當染之際弃置惟  
埋堆盈左右不勝其委頓逮乾則光彩相宣不  
可名也然逐幅於文版之上研之則隱起花木  
麟鳶千狀萬態又以細布先以麵漿膠令勁挺  
隱出其文者謂之魚子版又謂之羅版今剡溪  
亦有馬赤有作敗麵糊和以五色以紙曳過令



露濡流離可愛謂之流沙戲亦有者皂莢于膏  
并巴豆油傳於水面然點墨或丹青於上以薑  
搗之則散以狸鬚拂頭垢引之則聚然後畫之  
爲人物舒之爲雲霞及鷲鳥翎羽之狀繁縟可  
愛以紙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須虛窈幽室明集  
淨水澄神慮而製之則臻其妙也近有江表僧  
於內庭造而進上御毫一灑光彩煥發

晉武賜張華側理紙已具敘事中本草云陟釐  
味甘大溫無毒志腹大寒溫中消穀強胃氣止

洩痢生江南池澤陶隱居云此即南人用作紙  
者唐本注云此物乃水中苔今取爲紙各爲苔  
紙青黃色體澁小品方云水中鹿苔也音陟釐  
與側黎相近側黎又與側理相近也又云即石

髮也

薛道衡詠古紙云今未  
承玉管布字轉銀鉤

楮紙畫紙法

見雜說門

永徽中定州僧修德欲寫花嚴經先以沉香漬  
水種楮樹俟其拱取之造紙

丹陽記江寧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於

此造紙之所也常造凝光紙賜王僧虔光紙也

林邑記云九真俗書樹葉為紙  
段成式在九江出意造紙名雲藍紙以贈溫飛

三之雜說

鄴中記石虔詔書以五綵色著木鳳凰口中令  
銜之飛下端門

庾承與答王羲之書曰 連紙一文致辭一  
千增其歎耳了無解往懷

江南偽主李氏常較舉 放榜曰給會府紙

一張可長二丈潤一丈厚如繒帛數重令書合  
格人姓字每紙出則縫掖者相慶有望於成名

也僕頃使江表觀今壞樓之上猶存於數幅  
畫品云古畫尤重紙上者言紙得五百年絹得

三百年方壞

紙投火中煙起尤損人令肺腑中有所傷座客  
或云天下神祠中巫祝間少有肥者蓋紙錢煙

常燻其鼻息也

山居者常以紙爲衣蓋遵釋氏云不衣蠶口衣者也然復甚煖衣者不出十年黃面而氣促絕嗜欲之慮且不宜浴蓋外風不入而內氣不出也

亦嘗聞造紙衣法每一百幅胡菴乳香各一兩煮之不爾蒸之亦妙如蒸餅恒灑乳香等水令熱熟陰乾用箭籜橫卷而順感然患其補綴繁碎今黠歛中有人造紙衣段可如大門闔許近士大夫征行亦有衣之者蓋利其拒風於疑近

之際烏陶隱居亦云武陵人作穀皮衣其堅好也

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爲紙如作密書無人敢圻

□之蓋随手便裂不復粘也

羊續字叔祖以清率下紙布被以敗糊紙補之時爲南陽守

在昔書契已還簡策作矣至於厥後或以縑帛蔡侯有作方行於世近代已來陰陽卜祝通於幽冥者必斲紙爲幣以賂諸冥冥君母覩諸家

立怪之語或有鬼析於人而求之者或有賂之而復洪福者噫遊魂為變綿古而然漢室已前

唐末大李博士正光麻亦有紙錢說文多不錄

杜陽編德宗朝有朱來鳥常噉三層聲甚清暢及為鸞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牋寫多心經薦其冥福張平子與崔子玉書云乃者朝賀明日讀太玄經玄四百歲其興乎端力精思欲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由窮道極微子

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待能者輒寫者絹帛代紙以寫也

邢子才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專為山水之遊時人方之王粲苟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

陳後主常令八婦人裝綵牋製五言詩

魏收文襄令為檄梁文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

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吏以紙萬張贈之暹唯受百幅人歎之曰昔清吏一大錢復何異

張仲舒在廣陵天雨絳牋紛紛甚駛非吉兆也  
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于跡權喜  
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延篤  
荅張惟奐書曰惟別三年夢和言念何日有滄  
伯英來惠書書盈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舊念既密文章粲爛名實相  
副來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於手

義之末和九年製蘭亭乘樂興而書用蠶蠶紙  
胤鬚筆適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後得之洎至

華宮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一事從之方展孝道  
高宗泣涕引耳而聽言得蘭亭序陪葬吾無恨  
矣

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  
葉教屋遂借僧房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  
歷代名畫記云昔書畫勿令用熟紙背必皺起  
宜用白滑慢薄大幅生紙紙縫先避畫者人面  
及要節處若縫之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要令  
參差其縫則氣力勻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

張仲舒在廣陵天雨絳牋紛紛甚駛非吉兆也  
馬融與竇伯向書曰孟陵奴來賜書手跡懽喜  
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延篤  
荅張惟奐書曰惟別三年夢和言念何日有端  
伯英來惠書書盈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舊念既密文章粲爛名實相  
副來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於手

義之末和九年製蘭亭乘樂興而書用蠶蠶紙  
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太宗後得之泊至

華宮大漸語高宗曰吾有一事從之方展孝道  
高宗泣涕引耳而聽言得蘭亭序陪葬吾無恨  
矣

鄭虔為廣文博士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  
葉數屋遂借僧房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  
歷代名畫記云背書畫勿令用熟紙背必皺起  
宜用白滑慢薄大幅生紙紙縫先避畫者人面  
及要節處若縫之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要令  
參差其縫則氣力勻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

力絹素彩色不可搗理紙上白畫可以砧石安帖之仍候陰陽之氣調適秋為上時春為中時夏為下時暑濕之時不可也

歷代名畫記云江東地潤無塵人多精藝好事者常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模寫古人好榻畫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筆跡亦有御府榻本謂之官榻

榻紙法用江東花葉紙以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鋪不浸者五幅上亦鋪五幅乃細卷而礎之

僕浸漬染着如一榻書畫若俯止水窺朗鑑之

明徹也物舉于云宜賈入詞場以護試紙遂他

庾闡字仲初造楊都賦成其文倍麗時人相傳爭寫為之紙貴

漢成帝趙婕妤妬後宮有兒生八九日客持詔記封綠小篋與獄中婦人發篋有裹藥二枚赫啼書曰告傳能努力飲此藥孟康曰赫啼染黃素今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劉辰曰赫音兄弟閱于牆應劭曰赫啼薄小紙也玄有所說

本草拾遺云印紙剪取印處燒灰水服令人絕

產

撫州有茶衫子紙蓋裹茶為名也其紙長連自

有唐已來禮部每年給明經所書見茶譜

藥品中有閃刀紙蓋摺紙之際一角疊在紙中

匠人不知漏裁者鑿人入藥用

孔溫裕因直諫貶柳州司馬有鸚鵡於庭兒孫

拜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

果有此拜見因詒錄

資暇云松花紙代以為薛濤紙誤也松紙其紙

舊矣元和之初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

幅大不欲長瞻之乃命匠人狹小為之蜀中才

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紙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紙

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魏人謗邢劭云邢家小兒常作文表自買黃紙

寫之而送

司馬消難不知書書架上徒設空紙時人去黃

紙五經赤軸三史



蘓綽為人公正周文雅心委任而無間或出遊常豫置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南朝有士人朱詹家貧力學常吞紙療飢

今大寮書題上紙籤出於李趙公

唐初將相官告亦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而已厥後李肇翰林志云凡賜與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麻紙慰撫軍旋曰書用黃麻紙大清宮內道觀薦告辭文用青藤紙

神仙傳云李意其神仙人也蜀先主欲伐吳問之意乃求紙筆畫作兵馬數十手製壞之又畫一大人又壞之先主出軍敗歟

戴祚甄異傳云王肇常在內宿晨起出外妻韓氏時尚未覺而奴子云郎索紙百幅韓視帳中見肇猶臥忽不復見後半歲肇云

王琰冥祥記元嘉八年蒲坂城中大災火里中小屋雖焚而於煨燼下得金經紙素如故

林邑記九真俗書樹葉為紙廣州記取穀樹皮

熟搥堪爲紙蓋蠻夷不蠶乃被之爲褐也  
釋迦佛爲摩休王時剥皮爲紙寫大乘經見筆  
譜

王羲之筆經云以麻紙畏柱根欲其體實得水  
不化搜神記益州西南有神祠自稱王石公祈  
禱者持一百幅紙及筆墨板在室中則言吉凶  
劉恂嶺表異錄云廣管羅州多椶香樹身似柅  
柳其花白而繁且葉如橘皮其作紙名爲香皮  
紙灰白色有文如魚子戔雷羅州義寧新會縣

者  
率多用之其紙慢而弱沾水即爛遠不及楮皮

繡石居士秦汴思宋甫校過



紙譜終

墨譜

翰林學士孫易簡集



一之叙事

二之造

三之雜說

一之叙事

真誥云今書通用墨者何正史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於陽也

續漢書云中宮令主御墨

漢書云尚書令僕水郎月錫喻囊大墨一枚小

墨一枚東宮故事云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九  
釋名曰墨者晦也言似物晦黑也

陸士龍與兄云一日上三基曹公藏石墨數十  
萬觔然不知凡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古有九子之墨祝婚者多善禱之像也詞曰九

藏於松煙本性  
長生子孫圖暗

顧徵廣州記曰懷化郡掘斬得石墨甚多精好

寫書今山中多出朱石亦可以入朱硯中使

戴延之西征記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

書故號焉威弘之荆州記  
曰筑陽縣亦出

楊雄詔令尚書賜筆墨觀書石室

墨菽云凡書先取墨必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  
角膠十年之上強如石者妙

周書有涅墨之刑莊子云舐筆和墨晉公墨囊  
邑宰墨綬是知墨其來久矣

陶侃獻晉帝戕紙三千枚墨二十九皆極精妙

王充論衡云以塗傅泥以墨點繒孰有知之情  
受塵白取垢青蠅之汗常在絹素

歐陽通每書且舉必古松之煙末以麝香方可  
許氏說文云墨書墨也字從黑土墨者煙煤所  
成土之類也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  
兆順食墨乃吉尚書洛誥云惟洛食漢文大橫  
兆即其事也

北齊雜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  
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見開寶通禮  
酈元注水經云鄴都銅雀臺北曰冰井其臺高八  
尺有屋一伯四十間上有冰室數井井深十五

丈藏冰及石墨烏石墨可書

又見陸雲  
與兄書云

括地志云東都壽安縣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  
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山

新安郡記云縣南一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  
墨土人多採以書石墨井是昔人採墨之所  
今懸水所淙激其井轉益深矣

陳留耆舊傳云王邕剛猛能解槃牙破節目考  
驗楚王瑛謀及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  
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

王充論衡云河出圖洛出書以皆自然也天安  
得筆墨而圖畫乎

晉令治書令史掌威儀禁令領授寫書練帛筆  
墨

筆陣圖以筆為刀稍墨為鏐甲

二之造

帝仲將墨法曰即帝誕也今之墨法以好醇松  
煙乾搗以細絹徒於缸中徒去草芥以物至輕  
不宜露徒慮飛散也煙一觔已上好膠五兩浸

椴皮汁中椴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  
綠色又解膠并益墨色可下去黃鷄子白五枚  
亦以真珠一两麝香一两皆別治細篩都合調  
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擇搗三萬杵多亦善不得  
過二月九月溫時吳敗塞則難乾每挺重不過  
二兩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點  
如漆

冀公墨法松煙二兩丁香麝香乾漆各少許右  
以膠水搜作搗火煙上熏之一月可使入紫草

末色紫入奉皮末色碧俱其色可愛

昔祖氏本易定人唐氏之時墨管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為上其妙者必以麝角膠煎為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於天下今太行濟源王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亦墨之古製也有以括木煙為之者尤麤又云上黨松心為之尤佳突之末者為上

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廷珪本易水人其父紹唐水泚離渡江觀歙中可居造墨故

有名焉今有人得而藏於家者亦不下五六年蓋膠敗而墨調也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寫踰數十幅不耗一二分也墨或堅裂者至佳凡收貯宜以紗囊盛懸於透風處佳造朱墨法上好朱砂細研飛過好朱紅亦可以搗皮水煮膠清浸一七日傾去膠青於日色中漸漸漉之乾濕得所和如墨挺於朱硯中研之以書碑石亦須二月九月造之

宋張永涉獵經史能為文章善隸書又有巧思

紙墨皆自造上每得求表輒執玩咨嗟父之供  
御者不及也造麻子墨法以大麻子油沃糯米  
半碗強碎煎燈心堆於上燃為燈置一地坑干  
中用一瓦鉢微穿透其底覆其焰上取煙煤重  
研過以石器中煎者皂莢膏并研過者糯米膏  
入龍腦麝香秦皮末和之搗三千杵搜為挺置  
陰室中俟乾書於紙上向日若金字也秦皮陶  
隱居云俗謂之樊椶皮以水漬和墨書色不脫  
故造墨方多用之

近縣歛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即與常  
墨無異即未知所製之法

三之雜說

張芝臨池書水盡墨

神仙傳云班孟能嚼墨一噴皆成字畫紙有意  
漢王子年拾遺云張儀蘓秦同志寫進遇聖人  
之文則以墨畫掌及股裏以記之

葛洪好學自伐薪買紙墨

災祥集曰天雨墨君臣無道詭人進



神仙傳漢桓帝徵仙人王遠遠乃題宮門四百  
餘字帝惡而削之外字去內字復見墨皆入材  
裏

楊雄谷劉歆書吳確為郎自奏心好耽博絕麗  
之文願不受三歲俸息休直事得肆心廣音成  
帝詔不奪俸令尚書賜筆墨得觀書於石室故  
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  
弱翰膏油素四尺以問其異歸則以鉛搗松槧  
二十七年於茲矣

偽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其住其穎  
晤遂錫之衣服及墨一九後家僮誤墜於庭下  
盆池中後數年重植盆中荷葉復獲之堅硬光  
膩仍舊或云僖宗朝所用之餘者

唐王勃為文常先研墨數升以被面謂之腹

蒙起筆下不休初常喜與人遊之墨凡盈升

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不  
及也云是鷄足山古松心為之僕嘗獲其葉上  
有梵字數百墨倍光澤會霖秋為忽雨濕因而

楷之字終不滅

後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畫眉蓋燕中  
粉

漢書光武起王莽公以墨汁涓陵延陵周垣

僕將赴舉年夢上臨軒親賜墨一  
拜受曰言於座客有江表部靖前  
元及弟僕詰之郭曰候有徵方言也  
前春御試果冠群彥而郭公已有他  
事道歸江表後言之於禮部即中  
張洎洎曰夫墨者筆硯之前用時

必須出手矣手與首同昔也僕亦自解之曰天  
子手與文墨也

顧野王輿地志曰漢時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  
隨之邵往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趙王女  
與肅語曉別贈墨一九肅方欲注周易因以便  
覺才思開悟

枹朴子友人玄伯先生以濡墨為城池以棧袖  
為干戈

汲太子妻與夫書曰并致上墨十螺

葛龔與梁相書曰復惠善墨下士難求摧骸骨  
碎肝膽不足明報

千寶搜神記曰益州西有祠自稱黃石公人或  
錯紙筆一丸墨則石室中言吉凶

本草云墨味辛無毒止血生肌膚合金瘡散主  
產後血運醋磨服之亦主眯目物芒入目點瞳  
子上又止血痢及小兒客忤搗節和水調服之  
好墨入燕麤者不堪

陶隱居云樊槻皮水漬以和墨書色不脫即秦

陶隱居云烏賊魚腹中有墨本作好墨用之烏  
賊者以其食烏也

海人云烏賊魚即秦王筭袋魚也昔秦王東遊  
弃筭袋於海化為此魚形一如筭袋兩帶極長  
墨猶在腹人捕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人用  
寫券歲久其字磨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  
也

國語晉成公初生夢人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  
國三在故名墨臀

穎川荀濟與梁武有舊而素輕梁武及梁受禪  
乃入北嘗云會於楯鼻磨墨作文檄梁

今常侍徐公鉉云建康東有雲穴西山有石墨  
親常使之又云幼年常得李超墨一槌長不過  
尺細才如筋與其愛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  
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  
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即廷珪之父也

唐朱陶雅為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尔  
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

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槌今數百槌未已何暇精  
好焉

山中新伐木書之字即隱起他日洗去墨字猶  
分明又書於版牘歲久木朽而字終不動蓋煙  
煤能固木也亦徐常侍言

今之小學者將書必先安神養氣存想字形在  
眼前然後以左手研墨墨調手穩方書則不失  
體也又云研墨如病蓋重其調勻而不泥也又  
云研墨要涼涼則生光墨不宜熱熱則沫蓋忌

其研急而墨熱又李陽冰云用則旋研無令停  
久久則墨埃相汚膠力墮亡如此泥鈍不任下  
筆矣

初粵子云凡入試題目未出間豫研墨一硯蓋  
欲其辦事非主於事筆硯之妙者也

今之燒藥者言以墨塗紙裏藥尤能拒火

王嘉拾遺記昔老君居景室山與老叟五人共  
談天地之數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二神  
人出金壺器中有墨汁狀若浮漆灑不石皆成

篆隸以寫之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剗心歷血  
以代墨焉五老即五天之釋也景室即太室少  
室也

王獻之與桓温書扇誤為墨汗因就成一駁牛  
甚工曹弗與畫屏風改誤汗為蠅大帝以手彈  
之義熙中三藏佛馱跋陀住建業謝司空寺造  
謬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  
童子自池中出與僧洒淨研墨

宋雲行記云西天磨休王斲髓為墨寫大乘經

見筆部中

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蠶并市豪筆備  
郎寫書

趙壹非草書云十日一筆月數九墨見筆勢中  
劉恂嶺表錄異云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  
雨勃起人多於野中獲得石狀如蠶石謂之曰  
雷公墨也扣之鎗鎗然光瑩可愛

典論云袁紹妻劉氏性妬紹死未殯殺其妾五  
人恐死者知乃髡其髮墨其面

曹毗志怪云漢武鑿昆明極深悉是灰墨無復  
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  
之可試問西域胡帝以朔不知難以核問後漢  
明帝時外國道人入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  
乃試問之胡人曰經云天地六劫將盡則劫燒  
此燒之餘乃朔言有旨

錢塘十洲方九叙曾校

治安藥石



臣聞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其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其緊切尚矣今之制何滅裂之甚者蓋筋角不能自相固結故以膠漆膠漆不能自相緊密故杜之以筋角然二物相資必經隔旬月俟其自乾然其用是謂之弓月箭否則弓雖易成膠亦脫馬蝗面闊而受力均勻受弦端正故發矢可期破甲泥鰈面狹而弓愛走反面愛斷嚼故臨用多至誤人皆由擇

角之初大角價高小角價低有司喜賤而惡貴  
故凡所在買軍須小角常多而大角常少有司  
非喜小角而惡用大角者大角之價常倍於小  
角小角之價常半於大角此以價之不同若矣  
况角之大者至...得若全用大角則作匠所  
選愈難倉卒亦無收買去處...得兼用大  
小角小角界成狹面面挾則力軟故界面薄遂  
成泥鯁之狀大角界成闊面面闊則力硬故全  
面厚遂成馬蝗之狀泥鯁乃圓滑之水族馬蝗

乃闊偏之分也此取喻弓至若用黃穉挑皮以  
裹弓面牛角魚枕以裹弓弦徒為觀美不若用  
出山生漆刷髹兩重則雨不能濕水不能透  
必弓力軟小飢瘦之卒方能...射前不然則  
拽不過面箭去無力是謂之制

弓制

一馬蝗弓謂用大牛...解截成面而闊過拽  
滿則曲如扇圈受方均勻不嚼不走不閃  
不胸



一泥鯁面弓謂小牛角解截成面而狹過而洩滿則曲如折竹受力不勻易嚙易走易閃易胸

一披背筋法披筋一版晴時合待半月陰雨合待一月方令再上或成連披數版則內濕外乾射不季月斷脆可  
一漆弓背面法用漆一重晴暄待十日陰雨待三餘日方可再漆不可日漆數重則內濕外乾射不季月斷脆可待

一裹弓之法或用黃樺或用桃皮或用朱紅皆不若黑生漆免被水透

一弭弓之法或用白角或用魚枕或用繪畫或用紅綠花采皆不若用黑生漆免費工績

一步射弓諸軍皆用一石二斗一石一斗并一石此皆廢物今制合用九斗八斗七斗內九斗放少八斗七斗放多造

一馬射弓諸軍皆用一石九斗此皆廢物合

用八斗七斗六斗內六斗放少七斗六斗

放多造

臣聞番長於馬漢長於弩制騎以弩此舊說也然近日諸軍弩手皆次指版人身通以五尺為率上頂至頂一尺則下正四尺泥濘則上止有三尺四寸弩平進則踏弩以射以則肩弩以歸檐長若過六尺椿長若過三尺有弩則檐梢挂地而下有縮絆之憂踏弩則椿頭挂胸而上無率挽之力草萊藤蔓之地懼其率縮必棄弩而

空走塗潦泥斲之地被其踢絆必為弩而喪軀今欲造弩力自二石至三石不許太硬令久疲之兵易於蹉踏使雨蒸潤筋角易脫則用木弩秋冬之月風色嚴冷令諸軍感令短捷則庶無廢器是謂弩制

弩制

一蹉蹬弩牙裏一尺八寸五分胡蘆頭四寸

木檐長五尺八寸一名馬黃一名克敵一

名破的一名一滴油張憲伏之於中林而

捉真珠郎時俊用之於射狐關而敗四太子

一神臂弩椿牙裏一尺八寸胡蘆頭四寸韆

三寸椿長二尺三寸角檐長四尺五寸

一鑿頭弩椿二尺胡蘆頭五寸木韆五寸山

口五寸鑿頭五寸椿凡長四尺木檐長七

尺

一春夏雨水蒸濕宜用木弩

一秋冬筋角堅固宜用角弩

臣聞矢不破堅與無矢同矢不破角反資敵用  
造矢不可無法尚矣近日所造箭鏃太重箭幹  
太麗筈易解散翎易脫落其故何邪蓋古之製  
箭欲其去之勁直也故翎之以羽曰鵠曰鶴曰  
鳴曰鵠所謂不拘於一名欲其去之鋒利也故  
鏃之以金曰石連曰鑿子曰喬麥稜曰破甲  
所制不拘於一也有腦節二翎腰間之辨  
有山繭采色桐油栝漆之別然考其已驗之  
跡翎則鵠耳雉為最捷雉則十金鑿破甲鏃為

取銳鋒則通繁去直而易中筈則黑漆易成而省費餘皆徒可觀美不堪實用虜中軍器上皆有元監造官姓名年月遇有損壞有誤使用即將元監造官吏依法施行斷不輕恕則虜軍器具無一不精而吾軍製作之司一切不問只欲速成可以逃責備數足矣所以類皆苟簡而不中用也况鏃重則弓軟而去地不遠箭重則弓硬而中甲不入舊法箭頭重過三錢則箭去不過百步箭重過十錢則弓力當用一石是之謂

弓箭制

箭制

一箭鏃五

石連頭

鏃子頭

喬麥稜

寸金鏃子

破角錐

以上惟寸鏃子破甲易入甲最妙

一箭翎六

皂鷗

白鷗

野雉

鴻鷗

鵝鷗

雁鷗

以上惟雉鷗鷗翎三色最妙然鷗鷗難得不若皆用雉翎

一箭幹五

腦節

巴翎

腰間

通幹

天注

以上惟通幹天注最妙

一箭管三

山蘭

采漆

桐油

一粘翎三

漆

膠

重膠走絲

一鐵重不過三錢箭重不得過十錢

臣聞弩箭之制與弓箭不同弓箭瞰弦而安筈類難弩箭平頭而安筈甚易弓箭火長而擇筈

其費弩箭太短而擇筈甚省以者帥臣造弓箭而箭用鐵斨故失於太重而不能及遠造克敵弩而箭用素翎故失於太鈍不能取親均於無用要之鐵用石蓮頭喬麥稜則光滑而不能入甲若還用破甲錐寸金鑿子則鑿上有鋒而易入竅隙翎用禽羽則得箭者尚堪再射不若用竹片裁製則翎口如刀而易穿肌肉是之謂

弩箭制

弩制

一弩箭用竹翎鵝翎

一弩箭合用隨弦至擔更放鏃出尺寸不得  
太長惟一滴油只依舊法

一弩箭皆用竹幹或無竹亦可用柳菴賊皆  
用柳幹

一弩箭合用寸金鑿子破甲鏃

洪遵韓世忠克敵弓銘

臣恭惟

皇帝陛下天安英武光啓中興器械之利流萬

古而空之乃 紹興改元之十一年夏五月樞

密使韓世忠獻所造克敵弓于朝

皇帝稱善詔密院下其制於起部命軍器監擇

二部之良者建造以聞既成分賜六軍制度之

精誠足以壯軍容而怖敵人示子孫武功之盛

然未有銘詩板飾歎美臣生無益縣官幸以文墨

逡迹朝紳暗而無言使嘉量盤盂楹席巾几之

辭獨光簡冊茲非臣之罪歟敢昧死載拜而獻

銘曰○員穹宣精森列纏度天弧煌煌九星炳

昔在昔聖人仰憲皇乾弦木爰作以威幅員炎  
德復暉筆開英主光啓中興戎器具備于時樞  
臣弓陳克敵其制維何神臂遺則皇帝曰俞頌  
諸共工六材既聚俾鳩倕巧札製復布治筋沈  
絲漆良膠和合九成規期門控弦虎賁擗簇決  
拾既攸射必中鵠巧穿七札力倍六鈞繁弱武  
庫有掩前開時方未精庸室不軌旣安旣衆以  
壯國體淵淵鼓鉦悠悠旆旌弓矢啓行卒乘精  
明爲車彭彭和鑾鏘鏘弓在天仗萬民斯望周

備器械見歌聲詩漢精技巧見稱史評侯今之  
制跨周軼漢下臣作銘揭示億萬

石川居士張寰校定



石樂安





文房四譜四子傳世刊本惟學海類編  
格致叢書兩業刻本單行本則諸藏家  
著錄皆舊鈔無有舊刊者舊鈔以常  
熟張氏所藏為最善書分五子第二子為  
筆詞賦此中箱本字體雋正楷墨蒼古  
確是嘉靖以前刊本不分百次標目冠于  
每子之首當為守本之舊四譜俱無詞賦  
則鈔本定屬後末增入此明刊之可貴也  
丁巳歲暮獲於上海

戊午春三月三舍姚圃觀於都門題名冊尾



金印是中之藏之久矣暇

時觀看愛于台樸惜

殘破磨損方甚是以

細加粘補襯托修整之

庚戌初秋又記

子貞趙永  
時年六十六





